



Kulangsu 鼓浪屿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系列丛书）

William N. Brown (潘维廉) 著
潘文功 钟太福 译

厦门和鼓浪屿在100多年前即有外国人居住，他们写了不少关于厦门和鼓浪屿的书在国外出版。本书作者收集到了上百种50年至100多年前出版的、由到过厦门的外国人撰写的关于厦门和鼓浪屿的英文原版书，加以分类、整理，将这些原版书中的片段分门别类加以辑录。同时还收集了大量散落在国外各个图书馆和博物馆中的老厦门和鼓浪屿的老照片。

老外看老鼓浪屿

Old Gulangyu
in Foreigners' Eyes

〔中英对照〕
Bilingual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外看老鼓浪屿:汉英对照/(美)潘维廉著;潘文功,钟太福译.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1

(魅力·老潘)

书名原文:Old Gulangyu in Foreigners' Eyes

ISBN 978-7-5615-3421-2

I. 老… II. ①潘…②潘…③钟… III. 厦门市-概况-汉、英
IV. K92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5948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4.75 插页:6

字数:600 千字 印数:1~9000 册

定价: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系列丛书

编委会

顾问	郑国珍					
主任	詹沧洲					
副主任	程建明	罗才福	吕参军			
委员	郑惠生	张岩	潘力方	黄珠龙	郭俊胜	
	林树枝	陈天雄	严琪	吴振志	王伟军	
	潘少銮					
主编	郑惠生					
副主编	侯卫群	詹艳清	陈娜			

《老外看老鼓浪屿》编委会

主编	郑惠生	
副主编	侯卫群	詹艳清
编委	徐晋民	林文德

序

碧波荡漾的厦门湾，浮现着方圆不到2平方公里的小岛，引吭鼓浪于九龙江道口，在风云百年的中国近现代苍桑岁月中，见证着社会变革，铭刻着历史的印记，这就是闻名遐迩的魅力之岛“鼓浪屿”。

和着中国近现代特殊时空的音符，鼓浪屿以其固有的地理位置，美丽的岛屿环境，承载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汇聚，融化了中外文化的碰撞与价值观的交流，迅速发展成为多元文化影响下具有优美环境的近代居住区，并真实而又完整地保留在现有的文化遗产中。

民族英雄郑成功在此留下的斑斑史迹，传统村落凝聚着闽南文化的积淀……体现了鼓浪屿文化的根。

五口通商，厦门开埠，鼓浪屿迎来了阵阵寒意的同时，吸纳了来自十几个发达国家的多元文化与自我更新后不断升华的本土文化，演绎出浓郁的异国风情与升华的本土文化和平共存的特殊局面。从闽南传统式建筑到外廊殖民地式建筑、西方古典复兴式建筑、早期现代风格式建筑，最终至吸纳外来及本土不同文化之元素、建筑技术与工艺特点而形成的厦门装饰风格式建筑，在鼓浪屿缤纷纷呈，是这多种文化共存局面的真实写照。中国近现代式早期城市在此萌芽、成长，道路网络与市政设施应运而生，传统社会形态受近现代建筑与公共设施等各种外来文化的融入在此向新社会形态转变……构成了鼓浪屿多元文化的源。

正是鼓浪屿这种民族的根、多元文化的源，及其在近百年间的融汇发展，产生了“鼓浪屿文化现象”，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为社会

做出卓越贡献的精英群体，涌现了使汉语摆脱了之乎者也进入白话时代的语言学家，将体育运动推上现代教育殿堂的体育家，“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学家与世界知名的中西文化传播者，得以名字命名星体的天文学家，获得世界冠军的运动员，饮誉世界的医学家、科学家、音乐家……着实对中国近现代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亦为美丽的鼓浪屿留下了无数的宝藏，增添了无限的魅力。

鼓浪屿文化遗产保存状态显示出的这种真实性、完整性，赋予了其所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对照《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第77段，使我们因此认识到，鼓浪屿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第(ii)、(iii)、(iv)、(vi)共4条标准：

一、鼓浪屿在一个狭小但相对独立、完整的岛屿中保存下来的，与周边区域截然不同的整体空间结构、环境特征、风格多样的历史建筑和宅园设计，以及从中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展示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100多年间，以闽南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多元文化，在文化、建筑、技术、园林景观方面广泛而深入地交流和融合，符合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第2条标准。

二、鼓浪屿全方位地展现了一个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传统聚落，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技术等众多层面向具有全球化初期特点的现代社区发展的变革历程，反映出这一进程中外来文化在异域寻求生存，以及本土文化传统在外来文化刺激下自我更新的特殊历史阶段；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活跃于当地和东南亚的华侨所表现出的强大创造力，使其成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亚太地区本土文化传统，受到外来多元文化影响逐步向新社会形态转变，这一普遍时代变革的独特见证，符合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第3条标准。

三、鼓浪屿完整且保存特别完好的城市历史景观在整体空间结构和环境、建筑类型、建筑风格形态、装饰特征方面，使其成为亚太地区甚至世界范围内，在多元文化共同影响下发展、完善的近代

居住型社区的独特实例，符合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第4条标准。

四、鼓浪屿与一系列影响中国文化开放和文化进步的本土精英、华侨、台胞，及其相关作品、思想的产生有着直接联系，如林语堂、卢戇章、马约翰等人。他们不仅是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早期尝试者，其相关作品突出地体现了东西多元文化的共同影响；而且他们还积极参与当地和东南亚的政治、社会活动，对于该区域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具有重要作用，符合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第6条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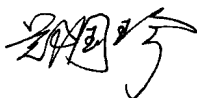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鼓浪屿不仅是厦门的、福建的文化瑰宝，也是中国的、世界的共同财富，理应受到全世界的认可和保护。今天，我们开始启动鼓浪屿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正是旨在寻找国际通用、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来保护鼓浪屿这个弥足珍贵、富于诗意的文化之岛，进一步提升鼓浪屿文化品牌，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我们深深懂得将鼓浪屿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确任重道远，颇费艰辛，其间必须以务实的态度来挖掘、整理鼓浪屿文化资源，扎扎实实做好基础性工作至关重要。编辑出版“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系列丛书”，借以汇聚全球各地有关鼓浪屿外文资料的编译、重要史料的选辑、鼓浪屿文化研究的成果、鼓浪屿老照片的编印等，正是从这方面考虑。我们期盼着厦门各学科专家和国内外对鼓浪屿有深入研究专家的积极参与，真诚地希望有关的专家读者及关心爱护鼓浪屿的人们多提出宝贵意见、多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使我们这套系列丛书能越办越好。

勉以为序。

福建省文物局局长

2009年12月11日于福州



前言

福建人有“福”了

今年五月，中国国务院通过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当时，我正忙着为厦门鼓浪屿管委会编写一本宣传手册。作为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料之一，这本书是关于老福建、老厦门、老鼓浪屿的历史，文章全部摘自1575年以来在厦门工作、生活过的外籍人士所撰写的书籍、传记、甚至私人日记，还有上千张的老照片。

迄今，有关福建、厦门和鼓浪屿的书籍，包括《魅力福建》、《老外看福建》、《魅力厦门》、《魅力泉州》等，我已经编写了八本，数百万字。周围的中国朋友说，我是在旧书堆里“淘金”。是的，阅读的旧书越多，我就越发觉得福建省的省名名副其实。两千多年来，福建一直是中国海上贸易的摇篮，并由此繁荣、富庶。700多年前，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泉州的时候，他盛赞泉州的对外贸易“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相媲美”。

我是1988年举家迁居厦门的。当时，福建省的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大部分省份，部分原因我想是因为福建多山，人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嘛！1994年，我驾车四万公里，走遍中国，结果发现，中国最差的道路不在贫困的宁夏或甘肃，而在福建。1993年，我从厦门开车到武夷山，路上辛辛苦苦折腾了35小时。如今，到武夷山用不了7个钟头。最近这几年，特别是提出“海西”发展战略五年多来，福建省已经拥有了中国最好的高速公路。上等级的道路，破世界记录的隧道和桥梁，让福建的“八山”不再崎岖，福建的每个角落不再遥远。

1988年，福建的主要城市公共交通很落后，诸如用水、供电等基本市政服务非常欠缺，且不可靠。如今，即便在龙岩、三明、宁德或南平等偏远的山区县乡，外资企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投资者信心十足。

2008年，福建省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8万亿，比2007年增长13%，居全国第12位，成功跻身“中国GDP万亿俱乐部”。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海西战略振奋人心。它意味着中央政府将给予福建更多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不仅能够促进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加强两岸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的统一大业作贡献。”最近，《中国日报》的报道说，福建省提出，到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将接近或达到4万亿元。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我想，福建人有“福”了。在福建生活、工作21年，我们这个老外家庭应该也能分享吧！我期待着这个宏伟蓝图能够早日实现。

潘维廉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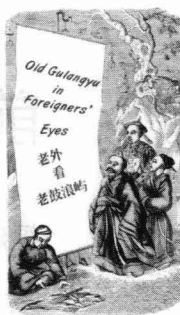
工商管理中心1288信箱，厦门大学，厦门，福建361005

amoybill@gmail.com

www.amoymagic.com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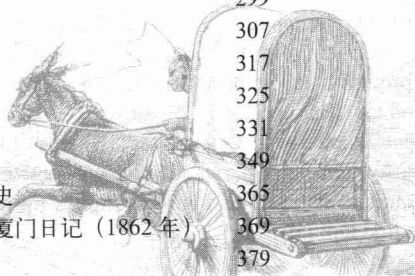
Introduction	Ancient Amoy Gateway to China	2
Thanks to:		8
Chapter 1	Ancient Amoy	14
Chapter 2	Beautiful Amoy	22
Chapter 3	The People of Amoy	32
Chapter 4	Fashionable Amoy	62
Chapter 5	Education and Government	68
Chapter 6	Amoy Cuisine	84
Chapter 7	Amoy Amusements, Festivals, Theater, Sports	88
Chapter 8	Arts and Music	104
Chapter 9	Amoy Architecture	118
Chapter 10	Master Merchants of the Orient	128
Chapter 11	Amoy Street Life	150
Chapter 12	Amoy Wildlife	162
Chapter 13	Amoy Religion	172
Chapter 14	Amoy Military	190
Chapter 15	Amoy Opium Trade	204
Chapter 16	Amoy—Marco Polo's Zayton Harbor?	210
Chapter 17	Gulangyu —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222
Chapter 18	Foreign Life in Amoy	248
Chapter 19	R.I.P. in Amoy	280
Chapter 20	Stories of Foreigners in Amoy	288
Chapter 21	Learning the Language	298
Chapter 22	Foreign Fun in Amoy	306
Chapter 23	Amoy Shopping	316
Chapter 24	Amoy Street Adventures	324
Chapter 25	Travel in Amoy	330
Chapter 26	Western Sports in Amoy	348
Chapter 27	Foreign Romance in Amoy	364
Chapter 28	Ruth Bradford's Amoy Journal (1862)	368
Chapter 29	600 Years of Japan in Amoy	378
Chapter 30	70 Years After Japanese Invasion of Amoy	390
Chapter 31	Gulangyu—Cradle of Tropical Medicine	406
Chapter 32	Amoy—Birthplace of Chinese Protestantism	420
Chapter 33	Amoy's Pioneering Modern Education	430
Chapter 34	The Future of China and Amoy	440
	Bibliography	4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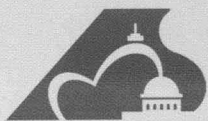


目录



前言		
引言	老厦门——中国的门户	3
鸣谢		10
第一章	老厦门	15
第二章	美丽的厦门岛	23
第三章	厦门人	33
第四章	穿着打扮	63
第五章	教育与官府	69
第六章	厦门饮食	85
第七章	厦门的娱乐、节日、戏院和体育运动	89
第八章	艺术与音乐	105
第九章	厦门建筑	119
第十章	东方的商界高手	129
第十一章	厦门街头生活	151
第十二章	厦门的野生动物	163
第十三章	厦门宗教	173
第十四章	厦门军事	191
第十五章	厦门的鸦片贸易	205
第十六章	厦门——马可·波罗书中的刺桐港?	211
第十七章	鼓浪屿——外国租界	223
第十八章	外国人在厦门的生活	249
第十九章	厦门——“白人的墓地”	281
第二十章	老外在厦门的故事	289
第二十一章	学汉语	299
第二十二章	厦门的异国乐趣	307
第二十三章	厦门购物	317
第二十四章	厦门街头奇遇	325
第二十五章	行走厦门	331
第二十六章	西式运动在厦门	349
第二十七章	外国人在厦门的浪漫史	365
第二十八章	露丝·布莱德福特的厦门日记(1862年)	369
第二十九章	日本人在厦门 600 年	379
第三十章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 70 年	391
第三十一章	鼓浪屿——热带医学的摇篮	407
第三十二章	厦门——中国新教的诞生地	421
第三十三章	厦门的现代教育	431
第三十四章	中国和厦门的未来	441
参考文献		449





Kulangsu 鼓浪屿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系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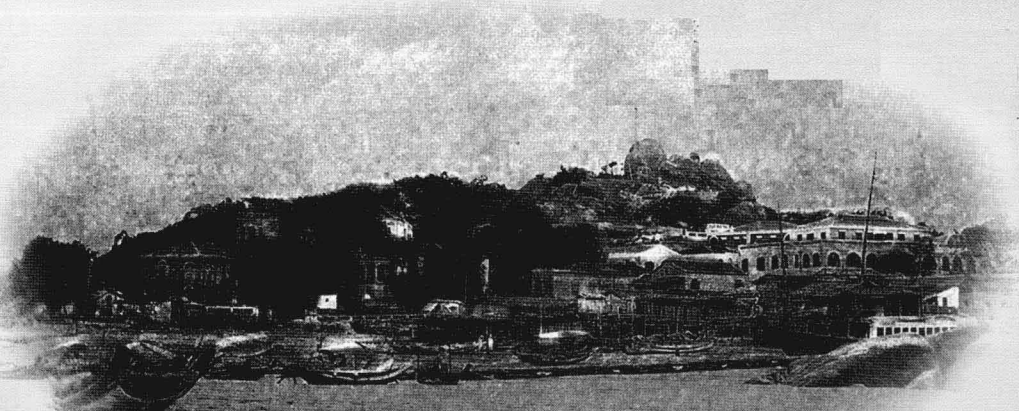
William N. Brown (潘维廉) 著

潘文功 钟太福 译

老外 看老鼓浪屿

[中英对照]
Bilingual

Old Gulangyu
in Foreigners' Eyes



厦门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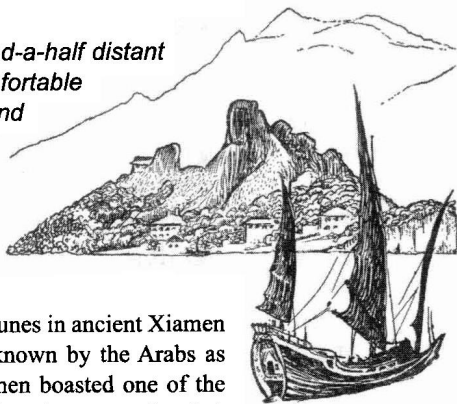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Introduction

Ancient Amoy Gateway to China

Across a narrow channel—then an hour-and-a-half distant by slow junk—lay Kulangsu, a place of¹ comfortable retirement for the more affluent merchants and at one period a competitor for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the “wealthiest square-mile in the world.”

Normal Goodall, 1920s



Centuries before the world had even heard of Hong Kong or Shanghai, foreigners sought their fortunes in ancient Xiamen (Amoy). Xiamen was part of the legendary port known by the Arabs as Zaiton, from which we get the word “satin.” Xiamen boasted one of the deepest natural harbors on the planet, and Marco Polo, who returned to Italy from Zaiton, wrote that it rivaled Alexandria, Egypt in trade, and that “for every ship that sails from Christendom, a thousand sail from Zaiton.” But this probably did not surprise Marco Polo, given that our province gave rise to China’s maritime shipbuilding and exploration over 2000 years ago.

No people in China were as keen on seeking their fortune abroad as the open-minded and free-spirited Xiamen people, which is why most Overseas Chinese today trace their ancestry to this area. But those that stayed behind made a name for themselves as well, producing Fujian’s famous tea, silk and porcelain. And Yankee traders met their match in Xiamen merchants—whom we can thank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 A Xiamen ship supplied the Anxi tea for the “Boston Tea Party”. Had it not been for Xiamen, American lawyers would still be wearing white powdered wigs and we’d be eating French fries with vinegar instead of ketchup.

Foreigners admired their honesty and sense of fair play, as well as their uncanny business prowess, and dubbed Xiamenese as the “Yankees of China,” the “Scots of China,” and the “Europeans of China.”

Ancient Xiamen was also known for heroes like Koxinga, the last defender of the Ming Dynasty, who made his stand in Xiamen before crossing the Straits to retake Taiwan from the Dutch. Xiamen also put up China’s most spirited defense against the British during the first Opium W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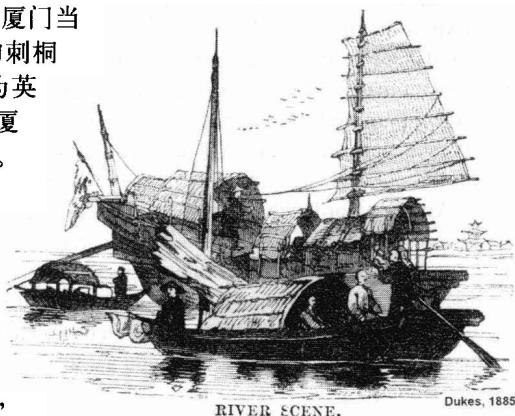
1 “The tea sunk in Boston harbor in 1773 came from Amoy, and all the tea grown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was shipped there for reshipment...Considerable commerce is still carried on, however, the principal imports being opium, cotton, indigo and grain; the chief exports, tea, camphor, sugar, paper and earthenware.” Foster, 1918, p. 238. Also see Griffiths, 1913, p. 57.

引言：老厦门——中国的门户

穿过狭窄的水道，再乘慢船航行一个半小时，就到了鼓浪屿。对稍微富足的商人来说，鼓浪屿是一片舒适的乐土。这里还曾经是“全球最富庶平方英里”美誉的竞争者之一。

——诺缪尔·古德奥，19世纪20年代

在香港或上海闻名于世数百年前，老外就已开始到老厦门寻求财富。厦门当时就是阿拉伯人称之为神秘的刺桐港的一部分，刺桐也因此成为英文“satin”（缎子）的辞源。厦门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深水良港。马可·波罗曾经从刺桐港返回意大利。他写道，刺桐港在商贸上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媲美，“如果说从基督国家驶出的是一艘商船，那么从刺桐港起锚的就是上千艘”。对马可·波罗来说，这也许不足为奇，因为中国的造船业和远洋探险就是发端于2000多年前的福建省。



厦门人思想自由、开放。在中国，没有人比他们更加钟情于到海外发家致富。时至今日，大多数的华侨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祖先。坚守故土的厦门人也很争气。他们生产了福建省著名的茶叶、丝绸和陶瓷。美国商人与厦门商人惺惺相惜，并感谢他们为美国独立所作出的贡献：因为一艘厦门商船为波士顿倾茶事件提供了茶叶。外国人赞赏厦门人的诚实、公正以及他们神秘的商业力量，称赞厦门人是中国的“扬基佬”、“苏格兰人”和“欧洲人”。¹

老厦门也因拥有像郑成功这样的英雄而闻名。作为明王朝的最后一位捍卫者，郑成功在横渡台湾海峡、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岛之前曾经在厦门安营扎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厦门人同仇敌忾、奋起抵抗英军入侵。

1 1773年美国波士顿倾茶事件中被抛入海中的茶叶是安溪茶，从厦门用船运往波士顿。要不是厦门人民的帮助，美国律师肯定现在还得戴着白色的假发上法庭，而我们美国人吃炸薯条沾的肯定还是醋，而不是番茄酱。

Xiamen may have lost the battle with Britain, but it won the war. Xiamen not only accepted the invaders but absorbed them, learned from them, and by the early 20th century, Gulangyu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was the “richest square kilometer” on earth, with consulates from 14 countries, and more wealthy people than anywhere on earth except for Pasadena, California (my home before moving to Xiamen). Most of these newly rich were Chinese, and Gulangyu’s hundreds of elegant old mansions are a vivid reminder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power that our tiny island wielded a century ago.

With its unique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and talent, tiny Gulangyu Islet had a pivotal influence not only on Sino-foreign trade but also modern education, medicine (it was the “Cradle of Tropical Medicine”), arts, literature, music, sports, economics—even the Chinese language itself (Pinyin Romanization and Chinese punctuation were developed by a local, Lu Zhuangzhang (卢懋章)).

Exploring Old Amoy I have a lively imagination, and often stroll the banyan-shaded lanes and imagine what exotic old Amoy was like, with sleek tea clippers anchored offshore, and elegant mansions and consulates along alleys so narrow that 19th century foreigners called them umbrella streets because they were too narrow to open an umbrella.

I hope that this book will help you and I both to experience life in exotic Old Amoy through the eyes and ears of the hundreds of foreigners who over the centuries painstakingly recorded their impressions with pen and ink, paintings, and photography.

These old records are increasingly scarce. Most were destroyed by time, neglect, or the frequent military and political upheavals that ravaged old Amoy. They are scarce outside of China as well, and jealously guarded. A library in New York wanted me to sign my life away and pay \$175 USD for just a one-time use of an 1870s engraving of Amoy. In the end, I searched online and bought a 130-year-old book with the engraving.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I have collected old books, letters and photos, engravings, paintings, and postcards, as well as journals portraying life in Old Amoy by everyone from diplomats and missionaries to a 6-year-old American girl on Gulangyu in the 1850s, and the free-spirited (but spoiled) 20-year-old daughter of the U.S. Consul in Amoy in 1862.

I interviewed retired missionaries (Jack and Joann Hill, for example) who had served in Xiamen during the 40s and early 50s, and many provided journals, letters, and old photos (Wendell and Renske Karsen loaned me 8 albums with over 1000 black and white Amoy photos). I’ve also received material from descendants of foreigners who lived in Amoy (Burns, Abeel, Doty, Talmage, Koeppe, and the son of Horace Day, a famous American painter born on Gulangyu). Some of this material is on our English Xiamen website, www.amoymagic.com.

At first I feared I’d not find enough material for even a slender volume on Old Amoy, but as it turned out I had far too much material. Perhaps I can compile a sequel, and I hope to eventually compile “Old China in Foreigners’ Eyes.”

In the meantime,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for hundreds of pages of additional material, photographs and artwork.

Enjoy Old Amoy!
Bill Brown
Xiamen (formerly Amoy)
China, Oct. 2009

厦门抵抗英国人的战斗失败了，但最终却赢得了战争。侵略者进入厦门，厦门人同化了他们，并向他们学习。到了20世纪初，鼓浪屿国际租界已经成为全球“最富庶的平方英里”，拥有富翁的数量世界第二（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市——我迁居厦门之前的老家位居第一）。14个国家在岛上设立领事馆。鼓浪屿岛上的新贵大都数是中国人。那里数百座典雅的旧别墅生动地再现了这个小岛100多年前所展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魅力。

财富集中、人才聚集，小岛鼓浪屿不仅在中外贸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现代教育、医学（热带医学的摇篮）、艺术、文学、音乐、体育、经济，甚至对中文本身（罗马拼音和中文标点符号就是由厦门人卢懋章发明的）影响颇深。

漫步厦门老城区，我思绪万千。走在榕树遮阴的小巷里，我常常想象老厦门的场景：造型优美的运茶快船在岸边下锚，小巷里的别墅和使馆优美典雅。小巷很窄，窄得难以撑开一把雨伞，19世纪的老外称之为“伞街”。

100多年来，数以百计的老外亲眼目睹、亲耳所闻，并用笔墨、绘画和照片用心记录了老厦门神奇的历史。本书期望通过他们的记录，让我们得以重温那段历史。

如今，有关老厦门的记录变得越来越珍贵。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人们的疏忽以及老厦门经常遭受的各种战争和政治动荡，大多数的记录已被损毁。中国境外有关厦门的历史资料也非常稀少，且防护严密。纽约的一家图书馆曾经为使用一次19世纪70年代的厦门版画图而向我提出了175美元的要价。这简直要我的命！最后，我上网搜索，买到了一本有130年历史的旧书，找到了这幅画。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收集了大量有关老厦门的旧书、信件、照片、版画图、绘画、明信片，以及描绘老厦门历史生活的资料（从外交官、传教士到19世纪50年代居住在鼓浪屿的一位六岁美国小女孩，还有1862年美国驻厦门领事的一位女儿——她芳龄二十，思想开放但娇声惯养）。

我采访过诸如杰克和琼·希尔等退休传教士。他们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曾经在厦门传教，许多人向我提供资料、信件和旧照片。其中，温德尔和仁斯科·卡森借给我8本相册，里面有1000多张厦门的黑白照片，大多是鼓浪屿救世医院的护士们在50多年里拍摄的。我还从曾经在厦门居住过的老外的子孙后代（如本斯、阿比尔、多蒂、打马字、科皮以及在鼓浪屿出生的美国一位著名画家的孙子）那里得到了许多资料。我把其中的一部分资料上载到我们的厦门网站：www.amoymagic.com。

起初，我一直担心我找不到足够的资料来撰写一本有关老厦门的簿册。结果却发现，我的难题不是往书里填，而是删（原先的内容，我砍掉了三分之一）。也许我还可以编写续集，并最终出版“老外眼中的旧中国”。

最后，欢迎浏览我们的厦门网站。那里有数百页有关老厦门的资料、照片和艺术作品。希望您能喜欢！



The Unexplored Continent I have met only two classes of people who are able confidently to assert, 'We do!' They are newspaper reporters and globe-trotters. As for myself, I am continually discovering a continental area still unexplored.

Dr. Arthur H. Smith, in Gamewell, 1919

Two Kinds of "China Books"

Two classes of books are written about China by two classes of people. There are books written by people who have spent the night in China, as it were, superficial and amusing, full of the tinkling of temple bells; and there are other books written by people who have spent years in China and who know it well,—ponderous books, full of absolute information, heavy and unreadable. Books of the first class get one nowhere. They are delightful and entertaining, but one feels their irresponsible authorship. Books of the second class get one nowhere, for one cannot read them; they are too didactic and dull. The only people who might read them do not read them, for they also are possessed of deep, fundamental knowledge of china...



This book falls into neither of these two classes, except perhaps in the irresponsibility of its author. ... Take it lightly; blow off such dust as may happen to stick to you. For authentic information turn to the heavy volumes written by the acknowledged studen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ike most Americans, you have a lurking sentimental feeling about China, a latent sympathy and interest based on colossal ignorance. ... Two months ago my ignorance was fully as over-whelming as yours, but it is being rapidly dispelled. So I'll try to do the same for you...

La Motte, 1919

Painting China "China is such a vast country, and holds such wealth of beauty and interest that an artist might spend years and then only have taken the cream from each place...I venture to think that if Europeans could but see more pictures, realistically painted, of the natural and created beauties of that great Empire, they would form a better opinion, not only of the country, but of the civilization and very high artistic sense of the people... My visit to Japan was but a short one, ... but I could not help comparing the two countries artistically, very much (from my point of view) in favour of China, which, with increased facilities for travelling, will become a great holiday ground for, at any rate, the wealthier traveler."

Liddell, 1909

未开发的大陆 我只见过两种人敢自信地说“我们确实了解中国”！他们分别是记者和环球旅行家。至于我自己，只是一直在探索一个未开发的大陆。

——阿瑟·H. 史密斯，在华传教 45 年

(1919 年，于美国北卡州甘威尔，第 3 页)

有关中国的两种书 关于中国，有两种书，分别由两种老外撰写。其中一种是由在中国呆过几夜的外国人编写的，肤浅、有趣，书中充斥着浮躁和自大的声音；另外一种是由在中国居住多年、了解中国的外国人撰写的，有思想、信息量大，有份量、难读懂。尽管轻松、有趣，第一种书却不能给人深思，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的不负责任。第二种书也一样，太教条、枯燥，读者读不懂。潜在的读者放弃了，因为书中都是有关中国的既深奥又基本的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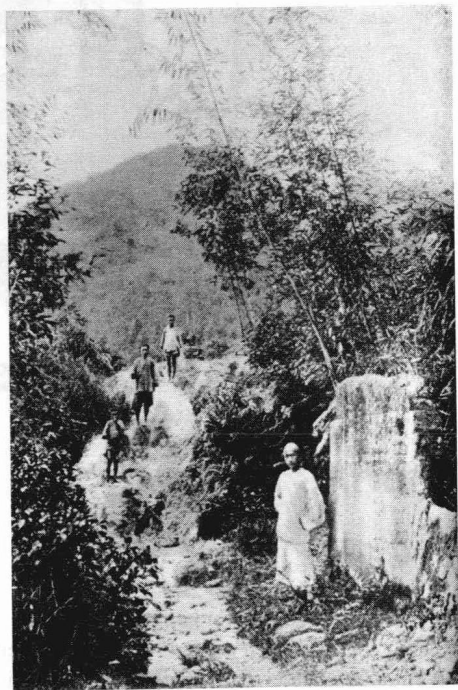
除了作者的不负责任，本书不属于上述两种……不要信以为真，吹掉无意中落在你身上的尘埃。想了解有关中国的真实情况，请阅读国际政治专业学生撰写的鸿篇巨著。

跟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你对中国拥有一种潜在的情感，一种基于极度无知的隐性同情和兴趣……两个月之前，我对中国的无知跟你们一样彻底，但这种无知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因此，我想为你们做同样的事情，消除无知……

——拉·莫特，1919 年，第 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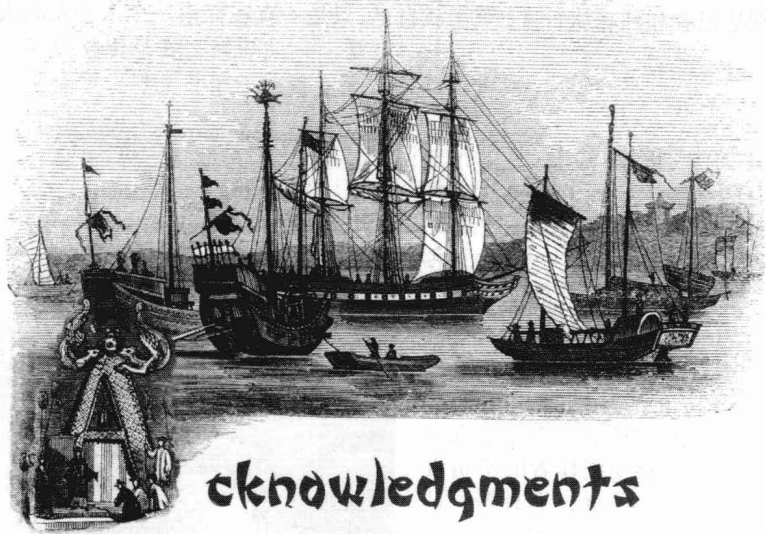
“中国疆域辽阔。她拥有丰富的美景和情趣，足够让任何一名艺术家忙上几年，且只能在每个地方选取最精华的部位。我曾想，如果欧洲人能够多看一些在这个伟大帝国实地创作的自然风光和人工美景的绘画作品，他们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文明的印象肯定会更好一些，对这个民族人民的艺术感评价也肯定会更高一些……我对日本的访问时间很短……然而我不禁会从艺术方面来比较这两个国家，而且（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毫无疑问站在中国的一边。交通条件一旦有所改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一定会成为富裕的旅行者所钟爱的旅游圣地。”

——理德尔，1909



Mountain Pass South of Amoy

Johnston, 1898



Thanks to:

My wife, Susan Marie, for her patience.

Gulangyu and Xiamen governments for their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My editor at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Mr. Shi Gaoxiang.

Mr. Pan Wengong, of FJTV, for his painstaking translation.

Jack and Joann Hill, former 2nd-generation RCA missionaries in Amoy, for letting me interview them and providing text, images, advice, contacts and encouragement.

Wendell and Renske Karsen, for loaning me rare documents and 8 albums of over 1000 photos taken by Amoy missionaries over a 50-year period.

John Anderson, born on Gulangyu in 1939, for the chapter about his missionary parents' relief efforts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Tal Day, for providing the childhood Amoy paintings of his father, Horace Day, celebrated American painter who was born to missionary parents in Amoy in 1909.

Terry Bennett, author and photographer, for three photos.

Peggy Daub, Director, 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for help with the Chater Collection.

Richard Morgan, Chief Superintendent of the Hong Kong Police, Dave Deptford, and Mike Bass and partner Jill Fowler, for info and images about the Gulangyu Police.

Michael Moorish, of the U.K. for the colored Amoy beheading photo.

Postcard Dealer Claudia Kienel, Germany, for the "Photo of Amoy Admiral Yamen"

George Yue, a Hong Kong stamp dealer whose family was from Nan'an, for 16 old postcards (scanned by his associate Rene Hout, also of Hong Kong).